



大郎兄要出全集了。很开心，特别开心。我称大郎为兄，他似乎老了一点；称他为叔，又似乎小了一点。在上海，我有很多“兄”都是如此，一直到最后一个黄裳兄为止，算是个比我稍许大点的人。都不在了。

人生在世，我是比较喜欢上海的，在那里受益得多，打了良好的见识基础。也是我们认识新世界的开始，得益这些老兄们的启发和开导。

再过四五年我也一百岁了。这简直像开玩笑！一个人怎么就轻轻松松地一百岁了？

认识大郎兄是乐平兄的介绍。够不上当他的“老朋友”。到今天屈指一算，七十多年，算是个“小朋友”吧！

当年看他的诗和诗后头写的短文章，只觉得有趣，不懂得社会历史价值的分量，更谈不上诗作格律严谨的讲究。最近读到一位先生回忆他的文章，其中提起我和吴祖光写诗不懂格律，说要好好批评我们的话。

我轻视格律是个事实。我只愿做个忠心耿耿的欣赏者，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（们）；我又不蠢；我忙的事多得很，懒得记那些套套。想不到的是他批评我还连带着吴祖光。在我心里吴祖光是懂得诗规的，居然胆敢说他不懂，看样子是看不懂了。我从来对吴祖光的诗是欣赏的，这么一来套句某个外国名人的话：“愚蠢的人有更愚蠢的人去尊敬他。”我就是那个更愚蠢的人。

听人说大郎兄以前在上海当过银行员，数钞票比赛得了第一。

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传授一点数钞票的本事！

他冷着脸回答我：“依有几伙钞票好数？”

是的，我一个月就那么一小叠，犯不上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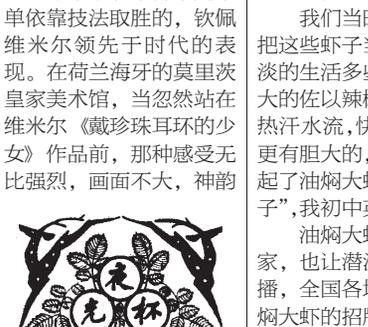
批黑画的年月，居然能收到一封大郎兄问候平安的信。我当夜画了张红梅寄给他。

以后在他的诗集里看到。他把那张画挂在蚊帐子里头欣赏。真是英明到没顶的程度。

那天午后阳光灿烂，抵达荷兰小镇代尔夫特。不是为荷兰蓝瓷而来，而是为荷兰画家维米尔探访代尔夫特，镇上留有维米尔故居，他的油画艺术创作在这里诞生，走向世界，如今已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的宠儿。

维米尔是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之一。这样一位艺术成就高超的艺术家，却被人们遗忘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。他生育了11个子女，贫困潦倒，为生计而忙。从留世佳作来评判，维米尔留给世界的精神光辉，连他自己也没有估计到。于是，在代尔夫特老街水巷中，似乎看到了维米尔执着艺术创作和步履维艰的另一面，可辉煌永存。直到19世纪50年代，维米尔才被法国艺术评论家杜尔发现，那时时勃朗早已名扬四海。维米尔一生留下了三四十幅作品，大多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镇馆之宝。不禁想到好几年前，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美术馆与维米尔《写信女子与女佣》的经典邂逅。

艺术家从来都不是单单依靠技法取胜的，钦佩维米尔领先于时代的表现。在荷兰海牙的莫里茨皇家美术馆，当忽然站在维米尔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作品前，那种感受无比强烈，画面不大，神韵



“文革”后我每到上海总有机会去看他，或一起去找这看那。听他从容谈吐现代人事就是一种特殊的益智教育。

最后见的一面是在苏州。我已经忘记那次去苏州干什么的？住在旅馆却一直呆在龚之方老兄家，写写画画；突然，大郎兄驾到。随同的还有二位千金，加上二位千金的男朋友。

二位千金和男朋友好像没有进门见面，大郎夫妇也走得匆忙，只交代说：“夜里厢！夜里厢！”

之方兄送走他们之后回来来说：“两口子分工，一人订一对，怕他们越轨。各游各的苏州。嘎嗨：有热闹好看哉！”

“要不要跟哪个饭店打打招呼，先订个座再说，免得临时着急。”我说：“也算是难得今晚晚上让我做东的见面机会。”

“讲弗定嘛，唐大郎这一家子的事体，我经历多了！”之方兄说。

旋开收音机，正播着周玉瑞的“霍金定私情”，之方问怎么也喜欢评弹？有人敲门。门开，大郎一人匆匆进来：

“见到他们吗？”

“谁呀？”我不晓得出了什么事。

“我那两个和刘惠明她们三个！”大郎说。

“你不是跟他们一起的吗？”我问。

之方兄一声不吭坐在凳子上斜眼看着大郎。

“走着，走着！跑脱哉！”大郎坐下瞪眼生气。龚大嫂倒的杯热茶也不喝。

“儿女都长大了，犯得上依老两口子盯啥子梢嘛？永玉还准备请依一家晚饭咧！”

大郎没回答，又开门走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我上龚家，之方兄说：

“没再来，大概回上海了！”

之方兄反而跟我去找一个年轻画面上拙政园。

大郎兄千挑万挑挑了个重头日子出生：

“九·一八”

逝世于七月，幸而不是七月七日。

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于北京

（本文为《唐大郎文集》序）

极佳，敬畏的心情油然而生。此画对面墙上挂着的正是维米尔唯一留世的“大”画《代尔夫特之眺望》的风景画。美术馆秩序井然，在大艺术家面前，人们的虔诚敬仰让空气有所凝固。维米尔风俗题材画，基本上取材市民平常的生活场景，真实之处还使人感到一种信仰上的真实感。他的作品传达了一种近乎凝滞的永恒感，这种特殊的氛围感是艺术家精心安排的结果，这才是他作为艺术大家最核心的价值所在。这位被称为“荷兰小画派”的代表

夏天，正是吃小龙虾的最佳时节。小龙虾就啤酒，是最佳拍档。在我心中，小龙虾虽然有蒜蓉、清蒸、麻辣、卤虾等多种做法，但油焖才是最正宗、最地道、最美味的。作为一个资深吃货，我曾多次下厨，为家人烹制油焖大虾。食材准备很简单，买三五斤个头较大的小龙虾以及生姜、蒜和调料包即可，真正麻烦的是清洗和剪虾等工序。

清洗说起来容易，无非是一漂、二刷、三冲、四洗等步骤，可实施起来一点都不简单，要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它的身子，然后倒翻过来，再用柔软的毛刷，朝虾腹和小脚下的绒毛缝反复地刷洗。

剪虾更是技术活，也是最难的一道工序。由于小龙虾绝大部分器官都集中在头部，易

如果把人的生命长度比作一项成就的话，那么，母亲以百岁之寿安然辞世、驾鹤西去，也算是期颐之福、功德圆满了。

在送别母亲的追悼会上，我撰写了一副挽联：“世纪人生，经风沐雨，相夫教子尽慈爱；百岁归山，知书达理，福佑儿孙传德才。”

母亲出生于民国，受过新式教育。她具有民国女子的那种开明、温婉和睿智。而后她又长期与共和国一路同行，带有新中国女子的觉悟、认知和希望。当年，她是里弄扫盲班的老师，帮助姐妹们学习文化，告别愚昧。而后，她又成了街道的故事员，宣讲移风易俗的社会新气象。在母亲身上，有一种很自觉的公民意识，就是融入社会，关爱人生，承担责任。即使在她九十多岁后，依然关心国家大事，每天收听新闻，分享改革开放的喜人成就。尽管她仅是一名家庭妇女，但她一生却充满了正能量。

在漫长的岁月中，相夫教子是一个严峻的课题，相守相伴的是艰辛与苦涩，但母亲做到了相当可贵的一点：一是从未与父亲红过一次脸、吵过一次架。母亲出身于一个实业家的家庭，自小家境优越，无银白之忧。但自下嫁父亲后，由于父亲开店经营不善，时常亏本，母亲从无怨言，而是到娘家亲戚处举债相助。解放后，由于父亲的资本家身份，又成了历次运动的

人物，着实为后人上了一课。像维米尔这一代艺术家，常身处贫困，仍对世界充满无限美好的憧憬。笔下平常人物，笔下风景那样柔和，光线的作用始终美好，令人愉悦。绘画技巧更是没得话讲。从莫里茨皇家美术馆出来，夕阳西下，有点热血沸腾。他的另一幅经典是《倒牛奶的女仆》。

几天后，如愿以偿来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，饱览了艺术，读尽了维米尔。有时想想，一个艺术家的成长之路，可谓艰辛路途遥远，一生只在代尔夫特的维米尔，却画出了世界心声，以油画为载体，占领了世界人民的心。在小镇故居前，维米尔值得仰望。

堆积分泌物和排泄物，为了能够吃到虾黄，必须取出肝脏。而虾黄与虾的肝脏紧紧相连，很难完整分开，肝钳头取肝脏便颇具技术含量了。要解决这一难题，没有别的办法，用卖油翁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无他，唯手熟尔。”

剪去虾头只是第一步，为了让菜品看上去更美观、干净和入味，还要分别剪去小爪、开背，抽出虾线。

小龙虾准备妥当了，接下来就是入锅。油焖大虾，自然少不了油，而且相当费油。每次烧虾，看见油咕咕咚地倒进锅里，我就不由自主想自己

是不是个败家子，好像那倒的不是油，而是白花花钞票。是油烧热了，放入生姜大蒜炒香，再倒入洗净的虾子，放入调料包和豆瓣酱，最后加入一两罐啤酒焖制，不一会儿就香气四溢、馥郁芬芳。

等油焖大虾上了桌，盆里一片深红，挨挨挤挤的小龙虾，挥舞着美味的大钳子，浸润在如玛瑙般透明的汤汁里，既富贵又喜庆，映照得每个人心里都亮堂堂的，餐桌上的速度和激情也由此上演。刚才还正襟危坐的宾客，不管不顾地赶紧抓起一把小龙虾，放在自己面前的碗里，如贪吃蛇般大快朵颐。初入唇齿，是爽爽的辣；再入口，是溜溜的弹；咀嚼过后，是生生的香。在油焖大虾面

前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没有年龄，有的只是喜欢，喜欢，以及喜欢。为了让吃相不那么难看，不少餐馆准备了手套、牙签等，甚至还编出了吃油焖大虾的顺口溜：“牵起你的小手，搂着你的小蛮腰，掀起你的红盖头，轻轻地吻一口。”可事实证明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根本阻挡不了一桌子的风卷残云。我见过不少吃货，开始只吃虾尾和虾黄，等盆见底了，便重新打扫战场，捡拾起故意未吃的虾钳，精心地剔出虾肉，一个一个地细心品味，且夸张得咂吧着嘴。

一种油腻，百般解馋。小龙虾是美食，如今也成为了一种文化。

青茄子烧洋扁豆在海门被称为夏令第一菜。

舌尖上的夏天 责编：龚建星

张吉

“老运动员”，母亲总是给父亲以安慰劝解，相濡以沫。特别是在父亲被“审查”时，是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支撑起了整个家。二是母亲对我们四个子女从未骂过一句，打过一次，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现代家庭文明的氛围。

在我们读书时，她检查我们作业，辅导难题，对我们循循善诱，启发引导。后来哥哥、姐姐有的在外地工作，有的上山下乡，她自己节衣缩食，把省下的食品、生活用品寄给儿女。我最难忘的是她时常在深夜还一个人伏在桌上，给哥哥、姐

姐写信叮嘱，终于使我们能健康地成长。如今是四世同堂，儿孙中也出了些人样。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是母亲很喜欢的两句诗，也可能是她的精神坐标。作为世纪风云的同龄人，母亲实际上活得很并不轻松，但她却内心坦荡，过得很阳光。即使在最困难无奈的时候，也未见她悲观失望，从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很健康的心理环境。母亲的这种人生观，可能和她喜好文学艺术有关，她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文艺范的女子。她曾经是

好莱坞格里高利·派克和英格丽·褒曼的粉丝，也很欣赏海派明星赵丹与周璇的演技，从曹禺的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北京人》到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李尔王》《哈姆雷特》等，她都十分熟悉，还时常在生活中引用，如她用“生存还是毁灭”来鼓励父亲不要失去生活的勇气。

记得有一次我将自己的一张书法作品带去请书法家任政先生指导，任先生望着最后一行字说：“这几个字是谁写的？”“是我妈妈写的，她见这里空着，就随手写了几个。”我回答道。只见任先生瞪大着眼说：“喔哟，依姆妈书法很有功力，一笔正宗的颜字。”母亲实际上是我书法、文学

上的第一个老师。由于我最小，在家的时间也最长，因此，母亲在我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父亲的工资减至一半，因我要买一套马恩选集及马恩论艺术，母亲拿出了仅有的五元钱。后来在八十年代初我在《新民晚报·夜光杯》上发表了散文《妈妈给我买书钱》，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还播出了配乐朗诵，我亦收到了不少听众来信，那带着母亲体温的五元钱，温暖了我的一生，铺垫或引导了诗和远方。

如今，母亲去天国和父亲相会了，在那里尽情享受阳光灿烂，春暖花开。

自从退休以后便有了游山玩水的清闲时光，每行走山水之间，才能体会什么是诗意。其实诗意就是自然之景与个人心绪的融合，让人暂离人事纷扰、争名夺利。有人说，生活就是你眼中的样子。确实，如果眼中只有灯红酒绿，那么就会追逐物欲横流、纸醉金迷的生活；而如果眼中是满目苍翠、山明水秀，那么就会向往自然而然、恬淡平静。

身处闹市的人，最容易迷失自我。疲惫时不妨停下脚步，让春风拂面，听鸟雀呢喃，感受大自然最真实的话语，寻找心中那份诗意和本真，顺着心的方向享受诗意生活。

张吉

张吉

张吉

张吉

张吉



三角花开

中国画

张吉

张吉